

弘一法師 編訂

寒
菴
集

《寒笳集》

(蕩益大師警訓略錄)

弘一法師編訂

壬戌(1922)之歲，嘗依《靈峰宗論》摭寫警訓一卷，顏曰《寒笳集》。辛未(1931)仲秋，又為核纂，題曰《蕩益大師警訓略錄》。今複改集，並存二名。挈錄之意，惟以自惕，故於嘉言多有闕遺。後之賢者，幸為增訂焉。於時後二十二年(1933)，歲次癸酉四月，學南山律於禾山萬壽岩。晉水瓔珞院沙門善臂集。

●愿文

稽首大慈悲，救護末劫者。我念末劫苦，破戒為第一；我思救苦方，無越毗尼藏。毗尼若住世，正法永不滅；行成果斯克，教不屬空言。或因持戒力，速成淨滿尊；或因淨尸羅，嚴淨諸佛土；或因別解脫，作獨覺、聲聞；或因善戒力，生禪及天道；亦作人中勝，福樂好名稱；如是差別果，皆由戒所得。近果說差別，究竟歸一乘；如是勝妙法，愿為我昭明；普度長夜中，無依無怙眾。

●法語

應以猛切心治姑待心，常念時不待人，一蹉便成百蹉；以殷重心治輕忽心，一言有益於己，便應著眼銘心；以深廣心治將就心，期待誓同先哲，舉措莫類時流。三若缺一，學道難矣。

流俗知見，不可入道。我慢習氣，不可求道。未會先會，不可語道。宴安怠惰，不可學道。顧是惜非，不可謀道。自信己意，不可問道。舍動求靜，不可養道。棄教參禪，不可得道。依文解義，不可會道。欲速喜近，不可悟道。隔小於大，不可見道。執穢為淨，不可知道。厭常喜新，不可趨道。樂簡畏繁，不可明道。將就苟且，不可修道。得少為足，不可証道。惟超群拔俗，謙己虛心；忍苦捍勞，親近知識；觸處體會，以教印心；廣大悠久，事理雙備；棲神淨域，履蹈典型；博通古今，特

達勇銳；深心無極，誓窮法海源底（以上二行之文與前段對之，其義相反可知），乃真實男子、出世丈夫。

夫比丘者，體預僧寶之尊，職紹佛法之種，須超群拔俗，迴脫流俗知見，方無愧厥名。倘故轍不改，則一舉一動，罪案如山。一旦業風吹去，袈裟下失卻人身，苦中之苦。人間五十年，四王天一晝夜，有何實法可戀？若不急尋出要，寧唯一錯百錯，塵沙劫數，未有了期。血性漢子，能勿悚然在念乎？

有出格見地，方有千古品格；有千古品格，方有超方學問；有超方學問，方有蓋世文章。今文章、學問不從立品格始，品格不從開見地始，是之楚而北其轅也。嗚呼！一習俗移人，賢智不免，狃一時耳目，忘曠劫因緣。非以理奪情，以性違習，安能洞開見地，使文章、事業一以貫之也哉！

習氣不除，無出生死分。然習氣熏染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不痛加錐拶，何由頓革？須猛念身世無常，幻緣虛假，人道難生，佛乘難遇。失此不求度脫，千生萬劫何期？便將是非人我，體面界牆，身見慢幢，愛染情性，全體放下，不復躊躇。將如來出世要法，徹底承當，愛樂受持，精勤趨向。自然福慧增長，日造深微。

今時釋子，只圖作宗、法、律師，設無出頭一著，雖頓超佛地者亦罔顧矣。本發心，原非為菩提大道，曠劫遠猷。故一受戒，兢兢鉢杖表相；一聽講，孜孜消文為事；一參禪，念念機鋒是務。至應期、禁足、閉關等，皆百年活計、人世公案，本分事千萬重矣。彼於微妙佛道，僅從經本上依稀聞解，未嘗親知灼見，終屬半信半疑。於眼前活計，未嘗諦觀三界空、苦、無常，終覺放他不下。雖學成語，陵駕佛祖，實一時高興，或初生牛犢不畏虎，或童豎戲劇自稱天王，未嘗以佛祖自期也。間有發勝志者，不能到底唯為菩提一事，或被名利改節。雖雲漸變初心，仍是因中夾帶，不可不慎思而痛勵

也。

倘名關未破，利鎖未開，藉言弘法利生，止是眼前活計。一點偷心，萬劫纏繞。縱透盡千七百公案，講盡三乘十二分教，興崇梵刹如給孤獨園，廣收徒眾如無相好佛。無明業識不斷，俱為自誑自欺。悲智相應，名菩提心，發此心已，方得無作戒。又須二六時，常自省察，念念相應，即念念成佛，稍不合，便於菩薩戒得失意罪。在慎思而力行之。有三障，能敗戒德，使信心退沒：一嗔恚，橫於自他而生惱害；二我慢，於諸僧寶而生輕忽；三懈怠，於諸妙法不肯學習。三法有一，牽入惡道，忘失信心。

若的確求出生死、証菩提，先將近時禪講流弊，盡情識破；自己從來杜撰主意，盡情放舍；軟暖習氣，盡情打掃乾淨；夢幻身命，盡情拌得拋得；種種惡逆境界，盡情看作真實受益之處；名利聲色、飲食衣服、贊譽供養，種種順情境界，盡情看作毒藥毒箭。又身見重者，宜苦行消之；貪愛強者，宜苦境煉之；人我山高者，逆緣挫之；體面心重者，忍辱治之。

討究佛法，第一要務。諸佛所師，所謂法也，況弟子乎？雖勝義法性，貴在親証，倘非黃卷赤牘作標月指，示真實修行出要，何由得証勝義？試觀外道亦出家求出生死，不知正法，求升反墜。故不留心教典，饒勇猛精進，定成魔外。脅尊八十出家，晝觀三藏，夜習禪思，乃有濟。有謬雲：“年少力強宜習教典，年衰力弱只堪念佛。”豈年少不必念佛，年老不可習教？將謂如來教法，僅同舉子業，博名利於半生者乎？一歷耳根，永為道種，大士所以舍全身求半偈也。今佛法流布，賴迦葉、阿難二祖徹底悲心，人皆視作等閑，殊不知恆沙世界、無量劫中，妙法名字不可得而聞也。

示閱藏四則

一、須體如來說法本意，要人超生脫死，非為口耳活計。句句消歸自心，如說修行，方不受說食

數寶之誚。

一、學問之道，貴下學上達，所以如來施教，必有次第。今人空腹高心，但圖圓頓之名。無力飲河，詎能吞海？必先閱《律藏》，稔知佛世芳規，深煉為僧要務。次閱《四阿含》，了正因緣境，為圓妙三觀之本。次留心台教，深知如來說法所以然之妙，及四悉檀巧被之致。然後將此法界匙鑰，遍開不思議經論之鎖，勢如破竹矣。

一、閱律，首《四分》，次《僧只》，次《十誦》，次《根本》，次《五分》，次及《善見》、《毗尼母》等。諸家傳受不同，各有源委線索，須細尋之。無執一非余，亦無猶豫兩楹，在得意善用。大意如問辯所明（散見於《毗尼事義集要》全部中）。莫謂此小乘法，不足久久留心，當舍之別參上乘。是末世痴人邪慢惡見，牽人墮惡道深坑，不可信也。

一、大小經、律、論，雖字字明珠，言言見諦。然各就習氣所重，對治所宜，或隨時弊不同，救拯有異。不妨摘出要語，期自利利他。如雪山無非藥，采者期於對病。寶山無非寶，取之先擇摩尼。只此成錄，足驗手眼。

萬法本融，由迷情執而成礙。如一指能蔽山岳，認漚必遺大海。不惟埋沒己靈，亦冤屈六塵境界。詎思六塵非能惑人，人自妄惑。根根幻馳，識識紛動。仔細推求，塵既不居其咎，根亦豈職其愆？識寧獨當其罪？三科分析，既無真主，縱令共合，哪有實法。而於此虛妄法中，著我著人，分取分舍。猶如捏目，亂華發生，更欲分別花相妍丑大小，不益惑乎？惟將身心世界全體放下，作一超方特達之觀，譬如為天下者罔顧家，則智眼昭明，一切境界無非真實受用處矣。

夫幻境侵奪，不惟順流俗而俱化也。即厭流俗而切思遠離，亦名侵奪。以一切境界，全是無明變現。無明變現之性，全即法性。由不達故，橫生欣厭。趨無上菩提者，不得隨順幻境，亦不得厭離

幻境。但了幻境即法性，悲長夜之在迷。以悲迷故，起無作二誓，欲拔性德之苦；以了性故，起無作二誓，欲與性德之樂。發此心已，則一切不如法境界，觸目警心，無非助發菩薩資糧。《起信論》雲：菩薩見法欲滅，護正法故，發菩提心；有見眾生苦，而發菩提心。正謂此也。

奮發之心，人皆有之，不能不藉於外緣。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，不能不於惡習。嗚呼！善友罕逢，惡緣偏盛，非咬釘嚼鐵、刻骨鏤心，何以自拔哉？世法惟恐不濃，出世法惟恐不淡。（中略）欲深入淡字法門，須將無始虛妄濃濃習氣盡情放下，放至無可放處，淡性自得現前。淡性既現，三界津津有味境界，如嚼蠟矣。僧夢虎，驚寤，喜曰：“匪夢幾被虎食。”既悔曰：“知是夢，何不做一人情？”噫！一可醒三界之戀幻質、不知淡性者矣。

世事虛幻，人命無常。當擴其眼界，勁其神慮。苦其身，毋墮宴安鴆毒坑。策其志，毋循將就苟且途轍。汰奢窒欲，積行存誠，惜福延壽，以期於大成。爾誠靜坐默思，只此現前一念見聞之性，本非內外方隅，亦非有無情量，雲何被此虛妄形質所局？虛妄形質，生必有滅，千般保愛，不能令其不朽。而所作幻業，如影隨形，從劫至劫，不肯相離。豪傑之士，先須覷空身形非我，不過假借四大所成；心亦無相，不過因於情塵妄見生滅。便頓舍情塵，專心辨道，兼律兼教，助顯心源。但得悟心，萬法何有？萬法俱息，萬法俱備矣。

出世丈夫，以佛祖自期，以四弘為券，以六度萬行為家常茶飯，以自利利他為的。發一言，不自利利他，勿言也。舉一步，作一念，不足自利利他，勿舉也，勿念也。事苟益身心、裨法化，必毘勉為之，雖劬勞困苦，勿恤也。否雖有浮名幻利，弗屑也。

人能痛念生死事大，覷破一切世情，若順若逆，總虛妄不實，過眼便是空花。獨一念持戒、禮懺、篤信三寶之心，生與同生，死與同死。而又專求己過，不責人非，步趨先聖先賢，不隨時流上下。庶

幾信心日固，智慧日開，而生死可永脫耳。

聽法須觀心，書寫須解義。然解義正不必強加穿鑿，亦不徒循章摘句。但至誠讀誦，展卷如對活佛，收卷如在目前，千遍萬遍，淪骨浹髓，寤寐不忘。緣因既深，一十二、千七百，無不一串穿卻也。得此消息，便知吾言不誣。

世人談及生死，鮮不悚慮。往往不能真為生死者，眼前活計放不下耳。然所以放不下者，只不曾徹見生死之苦。以從來為俗、為僧，皆向順境中捱過，故畏三界心，自然發得不真切。倘以遠大慧眼，曠觀無始輪回，痛念此生果從何來，死後當至何趣？前際茫茫，後際墨墨，饒鐵石心腸，必為驚怖。然後依正教，開圓解，起圓行，敢保十人有五雙到家。最懼因地不真，道眼昏暗，或為世味所牽，或為邪師偽法所誤，袈裟下失卻人身。此予所以俯仰時流，而寤寐永嘆也一

具參方志，尤須具參方眼。具參方眼，還須不忘參方志。參方志者，不為虛名，圖體面，博一知半見；發無上大菩提心，遍學一切法門，無厭無足。參方眼者，末世師匠，邪正難分；今自卓立，不論宗、教，但與出生死相應、名利不相應，大菩提相應、眼前活計不相應者，則為正，反此則為邪，正則依，邪則舍。具眼不忘參方志者，本求無上菩提，雖邪正分明，不妄生憎愛，善吾師，不善吾資，但隨緣觸境，增長道心智眼而已。此本分中最要緊事，其餘叢林粥飯習氣，萬萬不宜沾染，亦不必厭惡也。

超生脫死法門，不可以聰明湊泊，不可以意氣承當，不可以情見夾雜，不可以粗疏領會。先須專求己過，無責人非，見賢思齊，見惡內省，法法消歸自心，時時警策自心，將定盤星認得清楚明白，然後看經可，坐禪可，營福可。如眼目未明，存心未篤，則看經必墮口耳活計，坐禪必墮暗証深坑，營福必成魔家伴侶。縱福慧雙修，教觀並進，而我心未忘，能所日熾，其為修羅眷屬無疑。所宜慎思

而密察也。

履三寶地，具出世儀，皆多劫善種，況聞正法乎。一寧國一老者，種福五十余年，求來世作燒火僧不可得。而聽經白鶴，轉身為戒環禪師，聞法功德超勝如此。人生幾何，少壯忽老，老忽烏有，且盛年夭橫者無數。一息才斷，孤魂無侶，生平惡業無不隨身。何不趁早放下幻夢塵勞，勤修戒定智慧。息心達本源，乃號為沙門。不然，堂堂僧相，多劫勤修而得之，一旦藐視而失之，能無憬哉！

每見人冗中偷閑，吟詩習字，作種種清課。豈不能偷閑玩大乘，息心學定慧耶？彼於詩字得少幻味，未嘗於大乘定慧得真法味也，然縱不得味，亦為無上菩提而作種子。且幼時詩字，亦向不得味中來，安知佛法漸熏習，不於現身得受用耶？嗟嗟一人之精神，用之詩字，吾見右軍、李、杜，不出生死；用之佛法，吾見散亂艷喜、愚痴特迦，大事已辦。

發心應學二事：一智慧，二慈悲方便。欲學智慧，莫若讀誦大乘方等經典，深解義趣，隨文入觀，不墮嚼木之譏，不招數寶之誚。又數近明師良友，討究決擇，不可師心自是。欲學慈悲方便，須深信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定當作佛，見僧俗造惡者，勿生輕慢，須憐憫愛念，種種善巧而回護接引之。倘恃己修，見不修行，便生忽慢。自持戒，慢破戒者；自讀誦大乘，慢無聞者；自解義，慢愚魯者；自觀心，慢口說者。人我山高，勝負情重，畢生勤苦，止成修羅法界，去菩薩道遠矣。

三界之中，無非牢獄，暫時快樂，終歸無常。眾生燕雀處堂，罕思出離，惟逆境當前，庶幾生遠離之心。故佛稱八苦為八師，非虛語也。

佛法之衰也，名利熏心，簧鼓為事。求一真操實履者，殆不可得。有能持戒精進，讀誦大乘，不馳世務，縱道眼未開，亦三世諸佛所嘆許也。況了必藉緣，非持戒、讀誦，何處得有道眼？今講家多忽律行，禪門並廢教典，門庭愈高，邪見益甚。

學不難有才，難有志。不難有志，難有品。不難有品，難有眼。惟具超方眼目，不被時流籠罩者，堪立千古品格。品立則志成，志成才得其所用矣。末世競逐枝葉，罕達本源。誰知朝華易落，松柏難凋。才志之士，奈何甘舍大從小哉？莫大於現前一念，誠能直下觀察，知其無性，則決不妄認四大為自身相、六塵緣影為自心相。身、心二妄既消，不真何待？然後以此真解，歷一切法，俾盡淨虛融，無塵影垢習可得，還淳複素，道風豎窮橫遍矣。但一念未瞥，使百年活計縈懷，眼下虛名惑志，吾恐天真日漓，負美才好志不淺也。

極聰明人，反被聰明誤，所以不能念佛求生西方。而愚人、女子，反肯心厭娑婆苦，深求出離。當知彼是真愚痴，此乃大智慧，好惡易分，莫自昧也。（中略）吾勸汝咬釘嚼鐵，信得西方及，切切發愿，持戒修福以資助之。”無禪有淨土，萬修萬人去，但得見彌陀，何愁不開悟。“此千古定案，汝不須疑。

佛知佛見無他，眾生現前一念心性而已。現前一念心性，本不在內、外、中間，非三世所攝，非四句可得。只不肯諦審諦觀，妄認六塵緣影為自心相，便成眾生知見。若仔細觀此眾生知見，仍不在內、外、中間諸處，不屬三世，不墮四句，則眾生知見，當體元即佛知佛見矣。倘不能直下信入，亦不必別起疑情，更不必錯下承當，只深心持戒、念佛。果持得清淨、念得親切，自然驀地信去，所謂更以異方便，助顯第一義也。偈曰：眾生知見佛知見，如水結冰冰還泮。戒力春風佛日暉，黃河坼聲震兩岸。切莫痴狂向外求，悟徹依然擔板漢。

克除習氣，莫若三業行慈。三業行慈，則無十過。十過既除，十善斯在，而五乘之本立矣。然後以實相印之，法法皆歸佛道。古有行之，常不輕菩薩是也。初隨喜品便淨六根，何俟誦、說，方名深觀？果能以慈修業，自能善入佛慧。不然，學問愈多，我慢愈熾，習氣愈長，去道愈遠。惟益多聞，

增長我見，可懼也。

學道不難伶俐，難於慎重。發心不難勇銳，難於堅久。涉世不難矯俗，難於自持。作事不難敏達，難於深忍。研義不難領解，難於精確。

世情淡一分，佛法自有一分得力。娑婆活計輕一分，生西方便有一分穩當。此事只問心，不必問知識也。知識亦勸淡世情，輕活計，專修出要耳。天平一頭低，一頭必昂。雖巧識強捻，不得腰纏十萬貫，騎鶴上揚州。漢武、秦皇，不能扭作一句，況下者乎？

世出世事，莫不成於慈忍，敗於忿躁。故君子以慈育德，以忍養情。德育，天地萬物皆歸我春風和氣之中；情養，乖戾妖孽皆消於光天化日之下。然後以之自成，則為淨滿自尊；以之成物，則為慈力悲仰。倘一念嗔起，百萬障生；小不能忍，大謀斯亂。況今刀兵劫濁，不過積恚所招；世局土崩，皆無遠慮所致。士生斯世，宜何如努力以障狂瀾也！

學道與學好不同。學好只得世間虛名，學道貴得出世實益。學好只顧眼前局面，學道須明塵劫遠猷。塵劫遠猷，不離眼前，而戀卻眼前，頓昧塵劫。惟達士直觀眼前一剎那性，非生滅，無去來，了不可得，安有身世自他可拘可戀？然後觀同體積迷，興無緣弘誓。苟不足自利利他者，舉世趨之弗屑為；果能自利利他，世共非之弗敢怨。是謂學道，亦真學好者矣。

學道之人，骨宜剛，氣宜柔；志宜大，膽宜小；心宜虛，言宜實；慧宜增，福宜惜；慮宜遠，思宜近；事上宜虔，接下宜謙，處同輩宜退讓；得意勿恣意奢侈，失意勿抑郁失措。作福莫如惜福，悔過莫如寡過，應念身世苦空，切莫隨流逐隊。衣取蔽形，莫貪齊整；食取克餒，莫嗜美味。嘗省此世前生作何功行，可坐享檀施？十二時恆簡點身口意業，善多耶？惡多耶？無記多耶？堪消四事耶？不堪耶？如此慚愧覺悟修省，自然習氣漸消，智光漸露。祖意、佛意，顯於一念清淨心中矣。

嗟嗟！不與菩提大心相應，雲代佛揚化，吾不信也。不與為生死心相應，雲大菩提心，尤不信也。勝負情見不忘，僅成阿修羅法界；名利眷屬意念不忘，僅成三途魔羅種子。隨其所見所聞而起法執，不能舍棄名言習氣，不達如來說法旨趣，不知種種四悉因緣，僅成凡外戲論窠窟。學問益多，害心益甚。學人益盛，正法益衰。吾所以每一念及，未嘗不夢寐痛哭者也！

學道貴有品格，有識量，而文字記問不與焉。有品格，無識量，不足曠超千古，猶無品格也。有識量，無品格，不足砥柱中流，猶無識量也。品格、識量既具，則不被眼前活計所局、時流習氣所遷，縱鈍若般陀，而“拂塵除垢”四字義熟，便堪証沙門果，發無礙辯，況本解文義者哉？嗚呼！法門之衰，至今日不忍言矣。剝必復，否必泰，若要梅花香撲鼻，還他徹骨一番寒。豪傑之士，宜何如動心忍性以無負己靈也！

法門之衰，已非一日。而致衰之故，由因地不真。今人發心參學，罔不以扶持法門為志。及察其所謂扶持者，不過曰開叢林，建梵剎，攢指五千、一萬；災梨殺青無虛日，嗣子皆才華名世，美豐神；座下戒子，鉢杖圍繞數十匝；剃度徒眾，環裡市而處如錯星；乃至紫綬金魚，乘高車肥馬，往來山林間，絡繹不絕而已。故下手時，便從世諦流布中著眼，便向門庭施設處安排，而佛祖真命脈，遂為此等人埋沒殆盡。五霸者，三王之罪人，諒哉！（下略）

壽者福之本也，福者慧之基也。念念思警策者，慧之萌，而福與壽之源也。故曰：常想病時，則塵心漸滅；常想死時，則道念自生。夫病、死正現前時，有何我相可恃，五欲可貪？有何名可戀，古董之可攜去？不恃我相，我見伏矣；不貪五欲，煩惱降矣；不戀虛名，體面可放下矣；知古董之不可攜去，則不越分以求之，縱先有者亦可舍之以作福矣。苟能離我、我所見執煩惱，則視縑素靈蠢，無一非未來佛。既所見無非未來佛，則凡可以供養恭敬未來佛者，無弗為也；凡可以損惱忤觸未來佛者，

無弗止也。如此而福不增、壽不永，某舌當墮落。倘不能一切時念未來佛，則不能一切時積集福慧。福慧不積，雖僥倖活至百年，亦終與草木同腐而已。

勿貪世間文字詩詞，而礙正法；勿逐慳貪、嫉妒、我慢、鄙覆習氣，而自毀傷。內不見有我，則我無能；外不見有人，則人無過。一味痴呆，深自慚愧；劣智慢心，痛自改革。

●答問(以下略)